書

退溪先生集 十七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書

答金而精 壬戌

前書有欲來之意謂於遠道難得如計而已及聞士敬所傳始知公意欲俟滉可否之報然後決爲行止滉前日云云者苦於多言欲與公兩作避謗之計耳公若不計他虞而來則滉亦何有固拒之理耶但滉在陶山自春初至夏半過此六七八三朔則否又九十兩朔復居之若至臘兩朔畏寒又不可居公來須趁滉在彼時乃

可溪上茅齋有失葺繕殆不可居也深衣幅巾制度不成模樣雖云末世失其制式不至如此之異恐彼市人惟知取利不知而胡造故也姑畱置以待他日面論如何

答金而精

韓永叔用薦入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閒地未知終如何處之耶今年與公無相見之期每以懸馳知公志尚甚佳但於學問蹊徑殊未有正當發軔進步處不審年來所得復如何旣有其志須有其實恐不當因循前卻卒無所成而徒

取俗猜也

答金而精 癸亥

見正月十九日書知春來動止佳勝良慰阻懷擬尹事出於慮外幸而得免若使不免則處之極難執論之言誠合理也且聞閔祭酒警策之言深荷見愛之厚但吾以垂死老病竊伏田里寄空名於朝列有何利益而不欲辭耶只緣前在戊午因陳疏請遞大致蹭蹬不得已扶曳爲入都之行且前後懇乞不止數十餘次頓無從願許罷之望反有狼狽之事以此惶恐自去年

因 召命陳辭後更不敢出意乞辭直欲待物
論之激而劾罷之爲幸耳吾之勢難如此宜乎
君之聞此說而未安也春氷之言何必云云此
已非晦默僻處之意何用更求發軔處鍼病耶
故爲君之計不如先以其言也詡爲第一義此
劉元城所得於溫公之法如何如何所諭金秀
才說中方寸圖果如君所疑僕答書內亦有數
十語說破其病矣旋覺吾說自未免有病故抹
去之耳非以金說爲得也

答金而精

黃錦溪晩喈此學未究厥志而青年死於道路痛不可言歸耕之計不知果遂否知公在都下多上人口舌殊可念也如欲晦嘿僻處莫善於此計莫樂於此境因安道知有往來京外之意然則未得爲全隱未盡善也而勢有不得已者此則無如之何然比之恒在喧喧中其患當減分數也至如不欲赴舉事患意恐不必如此也君何不勉做工以副親庭之望而必欲不赴耶然此亦在君自量而處之他人何能與哉

答金而精

京鄉去就及赴舉等事諭意皆當金龍仁處報書及別幅同封以去傳致爲幸其所要玖齋記銘病餘不得依副爲愧山野之云雖使有之自有眞山野人當之決非蹭蹬廢棄之物所可指擬公何過慮之如此此亦受人譏笑之資幸勿復云鄭右尹處贈詩果有之但滉之贈詩已晩而鄭公又不用吾言今欲追徵其詩復何用耶呵呵別紙錄詩可以傳致相與一笑也

答金而精 甲子

滉病餘心力益耗於此一事不得盡意奈何

國本虛位朝野痛心 宗系改正適當其後出
慰輿情其未盡改者後豈無時耶

答金而精

聽松誌銘事使滉有可作之手無出分之礙吾
何敢託故强辭於斯人之事哉滉自知甚明重
以病廢窮鄉而妄欲擔當此等事則其終有甚
難處者向者趙松岡之子千里爲來猶不敢應
副今聽松之子雖來豈敢獨應之乎須以此意
爲我善辭至望至望心性等說恐犯他眼以招
時謗久闕酬答恨愧

別紙

示喻主敬觀理之功互相妨礙而心與事違以是爲未熟之故甚善甚善朱先生謂陳安卿曰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又謂曰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漑然後到那熟處而

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
今以此兩條言之到那熟時始可以無妨礙之
病然於克復存養之功不能眞積力久而欲望
到熟處何異不種不耘而望田之有熟乎
心先動性先動之說竊恐未然蓋心具此理而
能動靜故有性情之名性情非與心相對而爲
二物也旣曰非二物則心之動卽性之所以然
也性之動卽心之所能然也然則何以不可分
先後耶心非性無因而爲動故不可謂心先動
也性非心不能以自動故不可謂性先動也故

孟子論四端處性情皆以心稱之張子云心統性情朱先生亦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所謂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非外心而別有性之動也至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兼包在這裏與來喻心對性爲言者自不同也

答金而精

來諭曰心性雖曰俱動而動之端倪似有先後又引鄙說云云而曰此兩條之意動則心性具動云耶

詳此數段語意依舊理會心性字不透蓋性非
有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性具於心而不能自
發而自做其主宰運用實在於心以其待心而
發故不可謂性先動也以其由性而動故不可
謂心先動也且凡言俱者有二物偕併之謂心
性既不可以先後分言之則又安有二物而可
謂之俱動耶孟子說惻隱是仁之端而中間下
一心字以總攝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
極分曉無透漏可見心性之不可分先後處故
前者鄙說謂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

即心之所能然也非謂俱動即謂心之所能動
實性之所以動云耳須就所以然所能然六字
體認出

來諭曰若以爲俱動云則兩條間誨曰然則
何以不可分先後耶與兩條之意大不相合
此條愚之本語記不得然其本意實謂然則何
以云不可分先後耶乃自爲設問之辭耳公則
認作何可以不可分先後耶之意者無乃誤乎
來諭又云誨曰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
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

兼包在這裏此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
字並指方寸云耶心先動之心字與此兩心
字不同耶
心一而已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心先動
之心安有兩箇三箇心耶且凡言心固皆主方
寸而言然其體其用滿腔子而彌六合眞西山
所謂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無窮
當如此活看不可只認一塊血肉之心爲心也
故朱子之答黃義剛心不是這一塊之問曰此
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

來諭云就心中而分理氣云則心者理氣之合名耶朱先生曰心者氣之精爽精爽云者指兼包在這裏云耶

心者理氣之合此非謾說先儒已言之所謂氣之精爽先生就兼包中而指出知覺運用之妙言故獨以爲氣之精爽耳

來諭云朱先生言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則心性俱動云耶以二句觀之動之端重在下句而誨曰動底者卽心之所以動之故也如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

朱先生語亦非謂心性俱動也正謂動者是心而其所以動之故是性云耳故愚前日解此句亦曰動底卽心之所以動之故公乃曰如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夫所以動者是性則心豈能專其動耶

來諭云且以性先動之性指理而言心先動之心字指氣而言則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猶是同耶念慮思意皆心之動云則動時性亦俱動耶心專主發耶

心性既不可分前後矣心先動之心字又豈專

指氣而言乎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與今所論心性先後之說所指不同前書已言之不須更辨其異同矣念慮思意以下所論之誤亦與論心性先後之說同一誤也能於心性之說得之則此不待辨而洞然無疑矣

大抵來諭辨詰諸說本欲極致其詳而意緒叢雜似不曾深思熟玩以造夫融解自得之處而一看有疑遽設問端又多旁引他說以較同異古人所謂如谷騰霧反以自晦者頗近之矣況來書內大意已似說著而所疑如此今雖尋舌

如右恐未必能信而無疑也若以鄙說爲可疑
請就語類第五卷論心性處如答劉履之問心
性之別等條潛心熟玩積以歲月洞見心性名
義脉絡然後却看鄙說或可信取其窺得一斑
處耳又有一說不敢有隱於左右嘗見晦菴先
生答林擇之書論潘端叔恭叔諸人爲學之弊
云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若要分別先後已是無
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
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若苦理會得此
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答書曰

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此事統體
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今以此數說
觀之心有未嘗放者之論固謬而無緊要矣至
若操存涵養最爲學緊切功夫而先生之戒如
此何耶不以眞知實踐爲事徒辨論先後之是
務故先生非之況今心先動性先動之說比於
操存涵養功夫其無緊要又甚矣何必苦苦分
先後爲此鬧爭競耶愚意莫如且當置此微妙
辨論只將敬以直內爲日用第一義以驗夫統
體操存不作兩段者爲何等意味方始有實用

功處脚跟着地可漸漸進步至於用力之久積
熟昭融而有會於一原之妙則心性動靜之說
不待辨論而嘿喻於心矣如何如何

別紙

謂滉凝定不如窮格此語極令人警省深荷示
及之意但晩學鹵莽非獨凝定不得力窮格亦
未到十分而衰病如此將兩無所成是爲嘆恨
耳

答金而精

所示幅紙自叙向來學未得門多過多病深自

鐫責欲相捄治此意甚切但往年已來求而不得非公之志不篤而然乃滉自無所得無以發公之志而就有成耳今不知轉而他求復爲此無益之行豈非古人所謂身勤而事左非計之得者耶然若以不敢當而無答則非朋友切磨之道故僭言之

觀公自誦其過曰學術麤陋心慮躁雜行已顚倒處事浮妄接物泛忽此五病者正滉平昔所深患而欲矯之者而今乃爲公之先發耳公亦嘗聞朱先生白鹿洞規乎滉以爲欲治五病在

此一規盖其爲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爲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
物爲篤行之目夫學問思辨而物格知至則理
無不明而學術可造於精微矣修身主於忠信
篤敬而補之以懲窒遷改則行無不篤而心慮
不至於躁雜行己不至於顚倒矣處事以正義
明道接物以行恕反己則篤行又見於事物而
浮妄非所憂泛忽非所慮矣滉雖知其如此而
行之不逮今當日夕相與勉焉可乎
所云動輒有過言必有悔亦只在洞規修身目

中前所言處顧吾能力行如何耳抑又聞之何叔京問於朱先生自謂有躁妄之病曰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云云先生答曰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此則尤對病之藥今當相與十分策勵也

所云其於視聽言動辭氣容貌上患不能以規矩繩墨守之而仍指無形影出入無時者欲聞

存之之道此問亦甚切矣聞之古人欲存無形影之心必自其有形影可據守處加工顏曾之四勿三貴是也故先生答何叔京書曰若顏曾以下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答陳明仲書曰洪範五事以思爲主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居後夫

子於四勿不及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
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
不解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今亦當以
顏曾爲法朱子爲師而期於久遠看如何不可
分內外爲兩截事以外爲粗淺易做底以內爲
微妙難及底功夫也

定靜安慮以李繼善問答觀之諸公說不無小
差蓋緣諸公偶未及見此說而從己意說出故
如此然以此自警而不敢輕說義理可也因此
而遽少諸公則不可也

前賢訓敬不一蓋各以所見形容說出耳豈有
他哉今公欲做持敬工夫而必欲求對病之藥
則是於三先生之說欲揀取其尤切己者行之
此則不須如此也譬之治病敬是百病之藥非
對一證而下一劑之比何必要求對病之方耶
且三先生四條說雖不同朱子嘗曰其實只一
般又曰若從一方入三方入處都在這裏眞西
山亦曰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後內外交相
養之道始備但今求下手用功處當以程夫子
整齊嚴肅爲先久而不懈則所謂心便一而無

非僻之干者可驗其不我欺矣外嚴肅而中心一則所謂主一無適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謂常惺惺者皆在其中不待各條別做一段工夫也故朱子之論楊子直曰持敬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其論方耕道等意亦如此盡相與勉之

主一之一乃不二不雜之一亦專一之一非指誠而言但能一則誠矣故中庸以一言誠耳誠

字只當訓眞實無妄之謂而在造化則爲實理在人則爲實心先儒皆有定說今曰理之異名其於誠既非親切分明之語況性者指人物所受之理亦與誠字所指不同如此牽連衮說愈見紛挐晦蝕竟無到得脫落明快處最講學之所忌也

心性與四端七情所論大槩得之但性即理也而理與氣合爲心故心性不可分先後說若四端七情則一主理一主氣相對互說與心性說自不同不可相合爲說前書已辨之今復合說

此則似未喩鄙意所在耳
念慮思志意之辨性理大全諸儒說中詳之惟在沈潛玩味久自見得就其中而約言之陳安卿曰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此說通矣今若參他書細分之念字韻會訓常思也古字作念蓋逐頃逐刻此心所在謂之念念者以今心爲義也故曰一念俄頃之間曰念念不忘云慮韻會思有所圖曰慮此與對同磨勘之說可通看但思有所圖正訓字義對同磨勘乃就臨事用慮處說亦不可混耳思韻會念也然念不足以

盡思義念淺而思深念踈而思密蓋心省求道
之謂亦事物上心之謂也志意朱子曰志是心
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亦
主張要恁地涀謂是五者皆心之為善惡皆可
言之其欲去惡而從善亦在主敬與明理而已
今於日用常行處要見五字名理指的如公之
不計艱險作此遠遊志也此心隨事發一念要
如何為之意也時時刻刻今頃所在之心念也
因而有所圖虞慮也文字義理眇綿尋繹事物
酬應新舊省記思也而其中志意思三者尤重

志欲其正大誠確而不變故孔子有志學志道志仁之訓孟子有尙志持志之教意爲善惡之幾毫釐之差已陷於坑塹故曾子云必謹其獨朱子云防意如城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朱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別紙

心上加人字道字看者只以一箇心言動處動處等說以心性二字言其所指有一字二字之不同故其指所發而爲言者亦各有不同又何

必牽合而强同之耶心性先動之兩先字改下主字似差勝於先字敬貫動靜之說甚善敬而至於動靜無違則酬酢萬變固可謂無難矣然亦不可以一槩斷之者必要盡其道非窮理之至有以察倫明物而兼有其才未易言也況至於富貴貧賤威武鼎鑊不撓其心者亦須有許大志氣許大力量可以當之然則平時所學所養可不易哉不言窮理而徒守敬字陷於一偏正是如此

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

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 答潘叔度
書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
此物之實而無所違耳

別紙

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敬非以有事之事字
爲敬只謂有事於敬者當勿忘而勿助耳所疑
勿忘勿助未免用力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是不
用力之極致此雖似然而實不然蓋雖工夫未
熟底人當其眞得勿忘勿助而此心洒然呈露
此理自然流行時更有甚纖毫着力處耶況在

成德底其氣象爲如何耶故此兩言通上下看乃可但初學之於兩得處跡而驟成德之於兩得處密而久耳若胡雲峯以勿忘勿助爲體道之自然乎與程子擧鳶飛魚躍而與必有事勿正並稱之意同無可疑者只爲公將勿忘勿助認作初學用力處低看了故反疑胡說之太高而以爲見道之流行其實見道之流行屬知安得便有箇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氣象耶

答金而精

橫城李生不諱地分甚善甚善但既云如此則

原州李君何故却在下耶必是相從問業之故是則然矣今於此當如何而可學者相聚固不當屑屑爭校然國俗成習亦不可自我輩而專廢不知兩李意欲如何須先議定而後乃可相從若必欲序齒其間恐有難處者故告之去秋朴公來時不先定不無見怪於人

許草堂問性先動心先動一齋翁答曰心性與理氣渾是一物而古人爲學者或分而言之或先後言之蓋自本體以論之理先於氣自用工以論之氣先於理夫宋麟壽李彥迪

之說想必因此而混言使人莫知先後之分
其爲學問未免擇焉而不精之病耳以心性
動靜之先後論之外物之來心固先動矣朱
子曰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釋之者曰感者自
外而動於內也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蓋感
者心感也見者性發也由此而觀之心先動
明矣古今學者不達此理或謂性先動於心
此必狃於以性發而爲情心發而爲意爲主
而差了云云 一齋說止此 竊疑心性與理氣渾是
一物是非之論先儒之說已定不得更贅於

是非叢中也但先段言渾是一物後段言心先動既曰一物則何者先動乎又言感者心感也見者性發也似此言之若心性相對而爲二物者也感發之際心固先動而性後發乎這裏不容其先後字明矣而論諭如此惑滋甚焉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處底兩字上看透體認出可知其然也夫心之所能動實性之所以動也心非性無以爲動不可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自動不可謂性先動也譬以穀種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

面此子先儒論心性動處不過止是而已一
齋深攻宋李之不精而亦未免所引朱說反
異何如
鄙說正是如所論一齋此說比他說稍細然其
不可分先後處他未能見破耳
圭庵云性先發晦齋云性或先發或後發
二公亦恐未見朱子處底兩字之說故欲强分
先後也
自讀大學知規模節目之大且詳但嘗竊疑
之一書之規必有一定之路而曰定靜安慮

曰格致誠正修似有兩段之程未知歸宿之地頃承誨諭李孝述朱子問答之簡而詳之李之問目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處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處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未知可否朱子答曰解中似已有此意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胷次洒然處是正與事接處對

格物二字 一本乙

同勘合也噫受這說以來沈潛味玩似得其糠粃夫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久而一朝脫然通透則心之體用光明即格物知至如明鏡止水所謂洒然處乎慮是及其事物之來處之審精而彼此之理無一不合如符莫差所謂對同勘合而意誠以下六事皆可用而得止乎

看得是甚善甚善

大學定靜安格致誠正之說頃承批誨曰看得是甚善而草堂則曰定靜安誠正修是兩

件

以定靜安爲誠正修之效東人舊說亦有之非

也

章句曰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致知者推極

吾之知識也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無不到無不

盡處是至善之所在理之十分盡頭而所謂

定靜安地分知止後節次也知旣如是則意

可得以實心可得以正身可得以修也矧章

句又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

皆得所止之序也此處尤爲曉然草堂答曰
階梯之云須上一層乃上一層是八條目之
功夫也節次之云旣生一數便有二數三綱
領之功效也三綱領是八條目之總會八條
目是三綱領之事爲也推而論之無不合矣
朱子恐以定靜安爲終身經歷之次故更以
次第相因而見爲說以示人云
定靜安是知止能得之間功效次第相因而見
者在誠意則知誠意之所止而得意誠三者在
中間在正心則知正心之所止而得心正三者

又在其中間其在修齊治平每件皆在其中間非別有占地分做件事著安可與誠修對舉而爲其效耶所謂節次階梯之分恐皆剩語也

聞道之聞字潛室陳氏以爲非謂耳聞乃心悟也卽程子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私竊妄料悟道云者乃悟其人倫日用至善之理而止之乎此物格知至而定靜安之界分意誠以下將然之際乎伏祝辯論

所謂聞道當兼知行之功貫天人之理而言來說墮一邊而陳說亦恐有未盡也

前以許草堂所言善惡皆天理一句仰禀而誨諭云云以告草堂草堂答曰易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於此可見善惡皆出於天理也陽生陰殺陽淑陰慝天理自然非有作爲也天生聖人設裁成輔相之道扶陽而抑陰遏惡而揚善使天地位而萬物育焉亦何莫非天理也云云竊疑此論果得善惡皆天理之本義乎

吉凶雖類應於善惡然引此以證善惡皆天理之說殊不貼近不可曉

前稟程子論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活潑潑地今竊
聽料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乃指心之存主處
鳶飛魚躍方是形容天理流行之妙也而程
子所引皆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
所滯礙倚著之意恐違孟子之旨也葢道之
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於此心故必此
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云乎若有所事而不爲
所累則此理流行云乎

所論似亦見得這些意思不差何故中間有恐違孟子之旨一句乎若違則程子何以云同耶

昨者誨諭以活水來來不窮形容心之生生不窮之說夜來思之方塘之中活水源源不息是心之生生不窮云乎天命之流行如此而濂溪先生看庭草意思亦同一般乎伏祝

辯誨

示意大槩得之而未盡此詩之意蓋謂方塘一鑑虛明能應光影徘徊萬象無逃以諭人心虛靈不昧寂感無邊應用不窮也因歎其妙而問

於道學精微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爲亡師旣經紀其喪事又述其行蹟欲垂示後世義甚盛也而欲令滉有所去取於其間滉旣未見其人安知其當否而去取之故姑以所疑處貼標而還之詩名大振語誇斬人一支語刻害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所以曉人仁體之語於此不合蠅蚊語與上毁言塞耳意疊自得之趣神化之妙以語學者不親切反開凌躐之弊其爲學也至一主於敬乃朱門人述其師學之語今取以稱之於此李風后有靈其敢當之乎深悼絶學

窮理盡性學必如聖人歎秦漢以下無根本功夫等語皆似以風后任傳道之責皆恐未安皆知有是事於天下及非唯大有功於學者及砥柱中流惟先生而已皆過實之語徐花潭一時雖間有從學之人謂爲一時師宗亦未嘗大振爲人紀行傳後須勿爲虛張誇逞之語乃眞是其人之事若不問當否惟務贊揚則後世雖有見之者是別有一般人其實非當年李風后也何益之有所貴於中庸之道者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不容有所加也李風后似有過中爲

高之弊故恐諸所稱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且
聞此人所以不通仕路由高安正並娶於國
法而然此意亦當略言不沒其實乃可若不以
爲然非滉所敢知也

別紙

神字所問太支離汗漫叢雜肯綮令人不可爬
梳試就其中略言之大抵神之別有三有在天
之神在人之神祭祀之神三者雖異其所以爲
神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神之道矣
然則來諭所說周子動無動靜無靜之神脗卷

五行之神子思神之格思之神孔子無方之神
是理乘氣出入之神即所謂在天之神也程子
凝神之神張子心神之神晦菴在人爲理之神
心神安定之神即在人之神二者皆單言神也
若精神魂魄之異名皆就人身上指陰陽而對
言之陰爲精陽爲神陽之神爲魂陰之神爲魄
所以不得不異其名也然其實二而一者故可
通謂之是神耳至如祭祀之鬼神又就二而一
者以往屈來伸者言之故有若聚若散若有若
亡之情狀意思要之亦非有二物也故中庸初

說鬼神屬造化中說洋洋如在屬祭祀終以神
之一字結之可知非有二也所謂三魂七魄不
知所來處雖語類偶引之定是荒唐之說不足
辨也恒存不亡者實非恒存雖若散而亡矣其
氣之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故致誠以
求之則便相感應若初未嘗亡者耳此皆先儒
之言勉齋所論亦不外此又如易中神明其德
乃狀聖人之德神而明之言聖人之用孟子不
可知之神又是聖人妙用不測之名恐不當與
上數說者混作一㨾看了大凡爲學雖曰以類

而推亦不貴如此徑就杳茫不可知處窺測影
象推求異同轉使心路少明多惑須先從義理
顯然明白平實處做將去積之之久漸解漸明
以馴至於精粗隱顯一時融徹乃佳耳

與金而精 乙丑

滉頓首不意凶變先夫人奄違色養承訃驚怛
劇深無比緬惟純孝當初誤作遠遊不及終天
摧慕號絶倍萬何堪別後惟苦念行途艱險之
虞及趙生員李國弼等書告訃纔得金君書崔
德秀書始知奔赴得達免有他患其間奉切憂

煎不以言喻日月流邁忽踰歲時哀痛柰何罔極柰何不審信後氣力何如惟冀強加饘粥俯從禮制滉疾病所縻末由奔慰悲戀增深謹奉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狀

與金而精 乙丑

滉數十年進退維谷公所知也冒控辭狀計自春初而時適多故亦多私掣至四月初六日乃遣狀封而十二日承聞 國恤之變出於初七驚惘之餘無望得達幸賴政院與諸相皆謂在中不知而爲之人 落無妨因此竟蒙 恩令

實天所相感祝欣戴自幸未死之前得遂愚分之願人之云云固非相悉之辭來喻所云亦非吾所及也獨念無狀蹤跡既不得已至此而國厄又如此乃無由奔走末路少效犬馬之力爲可愧死柰何柰何承知兩葬俱藉朋友之助雖贍非麥舟其義尚在爲可歎尚獨此涸轍一無容力於其間徒增恨慊而已熱濕等證喪中例多此患雖微不可不十分預愼幸勿以爲偶然而忽之古人居憂讀書修業亦不廢放有何妨乎但節要書義理浩博淵深實未易讀只在專

心致志研究精深雖有未曉處毋遽舍置時時
紬繹游意玩味久久漸熟自然悟解正欲速不
得也去冬雖日相從實爲草草如今儘好溫習
也示索此間本一件八冊附來使送呈但其校
正註釋猶多有未盡處爲恨耳所云註釋寫在
曆紙者安道輩傳看不知所在今未得送後日
尋得送之但此釋本爲李正郎湛而作正郎處
必有之如有傳借之勢借看亦可別幅所詢妄
意奉答不知合理與否禮經諸書如示姑置矣
廬所人來相從古人亦所不免但亦須審度其

[illegible][illegible]吾所可堪者則無害不然何可强爲之

別紙

國有大喪三遷　陵所畿民之困竭可想而所大可憂者又未可一二數徒爲於悒柰何柰何儒生等疏爭空館固非其時其間有至未安處九重如天傳聞未可盡信令執傳聞之說而爭莫大之罪此吾所謂未安者也然季文子之言曰見有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諸生之於普雨亦如此故不暇計他而叫呼如彼又何可深非之耶畿甸旱灾極甚未知

令得兩否深慮深憶

今居山廬朋友及隣里相知賻贈之外或有曾不相見者以財遺之或有臨訪致賻者鄉隣無貴賤以蓁束物饌或以財見遺者此間辭受實有難處賤者之遺以價償之財則置給尊且丈之遺蓁束物饌則用之財則姑受而分諸窮族是否

恐當如是

就礪曾祖始立家法忌墓祭并不得輪行支子孫而宗嫡奉祀者專主設行至之孝[illegible]曾

祀及亡毋幷旁親十二位神主一家未[illegible]
且皆同原當墓祭則各就其墓位而祭之一
日之內自朝至晡參祭之人往復彼此氣力
困憊專精未至祭饌奠器因怠而或不潔雖
曰設祭而猶不祭也除夕前二三日則祔位
行祭元朝則正位行祭而一年四名日以此
推行何如前侍門下適値元朝先生行之如
此而考之朱子之說在官者當如此云今考
定之只未知四名日皆以此行之乎且家廟
窄狹就禰之妻及旁親二位不得入廟而別

識故時祭不得並設而祭畢後乃祭亦未專
精更擇日行之何如一家一月內再度時祭
未知可否
專主設行近於古禮甚善然朱子亦有支子所
得自主之祭之言疑支子所得祭之祭即令忌
日墓祭之類然則此等祭輪行亦恐無大害矣
也如何如何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
此愚意不如掃視墓域後以紙榜合祭於齋舍
無舍即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而神庶享也名
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當日不免有禮[illegible]

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徇俗行之耳上云除
夕前祔位先行及此云更擇日行之恐皆未安
家禮時祭條妻以下於階下設位

別紙

父在爲母期而除除後冠服所宜前者韓永叔
爲申啓叔問此事略以鄙意答之公所見知也
然此只據家禮及今士大夫見行之制而言耳
今來示乃引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白
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爲母期除後心
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此實近於古禮

而可行者然於鄙意恐不當然也按禮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詩人亦歎素冠素衣素韠之難見可知是古之禪服冠衣帶皆用白此五禮儀用白之所從出也文公家禮禪服皆用黲雖未知何所祖述然今人禪服依此行之已成習俗黑笠雖非黲亦其類也其他喪制亦率遵文公禮何獨於此必舍舉世遵用之家禮而從試古中廢之時制乎然此則以三年之禪言之矣若以是移用於爲母期喪之禪恐尤有所未安者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禫鄭玄曰此爲父在爲母又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註馬氏之說云云是古人之於此喪止十五月而除畢矣至家禮大祥章註朱子答或人則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 由亡者言之故曰夫但小祥夫已除服大祥之祭夫恐須素服可也是子之期除後猶以心喪終三年矣由古禮則祥禫盡於期餘由家禮則祥禫在於再期矣且禮但有爲師心喪無服之說別無爲母心喪其服之制又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期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教耳之耳一本作而

也由是言之爲毋申心喪三年恐後王之制家禮著之而垂世教耳儀禮父必三年而娶達子之志也唐賈公彥疏有心喪三年之說則恐周時已有其禮但禮經無文故又疑其出於後王之制耳今人旣遵家禮之教耳爲心喪當用家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就義裁之中而申仁愛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必若以是爲未足期除之後衣冠反用純白服家禮所損之禫服損白而用黲跨古禮無服之一期其於至尊在不敢伸私尊之義何如哉且吾聞之

孔子謂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令也人家父兄習熟見聞皆以爲禫用黲黑一朝乃用純白之服以此趨庭進退以了此一箇期年未知其嚴親之意以爲可乎安乎未也若親意不可不安而子強而行之亦恐未爲得禮也愚故於前所答韓永叔書外不能別有他說也

三年朝夕上食無燃燭之文未知如何然廢之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或曰油燈代用無妨也

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時祭不可行忌祭墓祭等可行所喻皆合於鄙意來喻又云服齊衰者忌祭等使輕服者攝行此意亦當但嘗考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亦有間矣故今茲服內遇右等祭倣家禮墨縗行奠之例暫借白衣冠躬自行之才訖返初服第未知知禮者以爲如何耳 墓祭不上墓所只於齋舍內行之

居喪始食鹽醬家禮不食雜記曰功衰食菜果飮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小註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

哭之喪服問傳曰旣虞卒哭疏食水飮不食菜
果正與此文合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
能勉也況竊意古人謹喪禮無所不至故其制
如此然亦不以死傷生故未嘗不示以可生之
道如此章所云與註中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
則飮酒食肉毁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毁而死君
子謂之無子聖人之爲戒可謂切至矣然而爲
人子者當創鉅至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至於
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

比有之臣滉每竊伏念當乙巳　諒闇時事考
嘗不掩抑而技淚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
毁終至滅性曾閔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虛實
什佰難齊他物姑不論至如鹽醬若一槩立限
而令不食人之得全性命者少矣今聞虞卒哭
過已久矣尚朝夕啜些少粥飮而已禮許疏食
亦不肯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知滉恐至孝四
昆季豈皆一一能完實堅强可保其支勝乎萬
或一有緣此而貽嚴親之憂不知何以能善其
後以合於聖人之至戒乎切願千萬加意俯就

禮制不勝幸甚

答金而精

滉今年舊疾幸不重發又得脫去世縻是以優游畢命只是一向衰耗小小雜病無時不在身比之年前又別是一般昏眩老翁回首平生所學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得時復慨念生質本下品於學又不得力如此將無以比數於世俗庸瑣之流也而今見來書所言過越不中至此无甚讀之未了慙懼交集靡所措躬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公之擬人何其不倫耶紕繆詩文

爲不知者謾相傳播輒爲具眼人識破小則譏罵溢世大則禍患及身如公必有相愛之心見必戒其人而收毀之又當早加鐫責於我俾庶幾圖免於末路今既不然而方且大爲推重之辭云云不足又復云云此盛德者之所不敢當宜乎滉之欲掩耳却走而不聞也因此一事可見公之爲學尚疎見理尚闇處心未中正行己多矯越不獨於滉有患在公亦甚有可憂者來諭廬居無外事讀朱子書爲業此則甚善甚善然既讀其書當學其道何嘗見先生所以處人

處己之間有一毫無實過當之言與事乎先生早承屛山晦木之訓終始佩服晝像贊所謂惟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是也故爲學皆就低平近實處遜志虛心循循做將去及至後來道尊德盛極於高深遠大而所謂低平近實處遜志虛心之意依然故在也故其自任之重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不見有虛夸之迹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也今公雖有嚮學之志而學未知方未窺聖賢之藩籬慕善徒切而不知人品之高

下好古太過而不念已學之虛實不獨擬人於
非倫亦且自處於太高聖人不云乎亡而爲有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又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虛夸之害必至於此況望
其能修身踐言積德入道以近聖賢之門庭乎
滉之與公相從有年於此非不知公之病處如
此亦嘗累累奉鍼藥不可謂不深切矣年來意
公持服窮山創鉅痛深之餘得以回頭轉腦靜
嘿思道必有懲艾改革之實矣及見來書大失
所望嗟夫以公立志之堅篤誠能去此病而低

首下心實從事於自邇自卑之學尚絅思晦恥躬不逮一於朱子之書潛神焉熟讀深思涵泳踐履勿以疑多而厭煩熟深之久將自通勿以效遲而輟功熟深之至將自得如是朴實頭做工夫最好就日用應接處隨時隨事一一點檢過吾之所爲中理不中理中理則加勉不中理則亟改苟於躬行心得處常存謹畏無慢忽放過則心不期下而自下行不期實而自實言不期認而自認回視向之所爲虛夸之言之事但覺其爲狂爲妄必怛然自悔赧然自愧雖勸之

使爲自不敢爲矣如不以鄙意爲然此病不去
此習不改則公之與滉名雖爲學友不如不學
之人守分無他非但不如不學之人適得罪於
聖門嬰患於世路非小故也鄙性褊隘不能强
其所不同以爲同則必將至於草絶交之書以
相處矣不知公意以爲如何滉固知公爲我甚
厚望我甚切然而亦知公之誤處病處正在於
爲我過厚望我過切而有許多所失我不直言
以責公誰更苦口以捄之乎朱子書曰小仁者
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此言深

有味願公反復而深思之幸甚示諭節要書諸
人未知孰爲友孰爲弟子孰爲善學孰爲傳道
此則固當求知之滉嘗徧考諸書所可考者纔
十之四五而亦多未詳備其未考者或但因先
生教誨進退抑揚之間而得其大槩耳禮疑事
報在别紙餘在還使不宣

别紙

前年公來此日問家禮所疑及今所宜行此非
淺陋所及而輒答云云實有未安今復蒙寄疑
問一冊則又非前問之比將家禮喪祭兩門本

朱子之儀參諸儒之說準時制明俗失附以己意考訂辯論欲得從違可否之宜以至矯弊處變之道靡不致詳欲令滉一一商酌裁定以成一部禮書意若以是畢一世而傳後來嗚呼此何等重事而吾二人敢爲之哉滉固知公之孝謹誠篤盡心於愼終追遠之事乃以饋奠餘力讀禮功深有所感發而出此計也其爲計非不善也而在吾二人分上眞莊子所謂太早計者干何者自公而言則學未成而名未顯自滉而言則德愈下而識愈昏古所謂大禮與天地同

其序既未窺其本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未知其節文而乃相與出位犯分率意妄作資損乎大賢之成書其能得制作之意而無非得乎駁正乎末世之敝典其能稱尊僭之誚而免罪戾乎昔司士賁請襲於床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襲於床禮也而子游許之子游未爲過也君子猶以不稱禮而直諾爲汰而譏之矧今援古證今有所去取改更可易而爲之哉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

身者也使吾輩遂成此事正犯孔子之至戒不亦可懼之甚乎大抵公之病不患其不慕善而患其慕之過不患其不嗜學而患其嗜之急不患其不好禮而患其好之僻慕善太過故誤以惡人爲眞善者學太急故徑以未學爲已學好禮太僻故必以矯俗爲得禮此三病者實公平生之大患而今日太早計之所由作也故吾未嘗不嘉公之志願愛公之爲人而亦未嘗不憂公之難行於世也不惟公之行世是憂凡公之所以過相推重者適所以重吾之不德招士之

若焉則其終未必不歸於載禍以相餉也是故今茲之事不免苦口以奉曉於左右願公三思之勿訝勿慍勿謂我老耄而過慮當好事而不肯爲也所囑旣難承來冊當付來使之還兒子有所閱始留以俟後便奉還

正俗失反古道固君子之事然亦有未可率意輕作者非但避禍道理有所當然者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夫聖賢在下而議禮制度考文亦多矣而

聖人之言若此何也雖議制且考其間有不可
一一專執底道理故云云又有吾從周之語邵
康節曰我爲今人當服今人之服程子深歎其
言之有理聖賢尚如彼愚且賤者當如何耶且
吾聞之大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也此則又爲兩當切至之論
也今公等事事必欲求其反古之道故凡今俗
所爲雖無害於義者必欲異衆而效古如裴彦
思曰行素欲只行當日石灰不用榆水之類是
也在公此病前後亦多有之細思當自知之今

不一一如是所爲無非忤俗軋人之事朋怨衆
謗禍機潛伏何足恠乎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

答金而精 丙寅

前日遣書後未知公能曉吾意與否心常不寧今見來書果似有未相悉者益爲未安早知公欲因此而更無向禮之心且欲相絶於平生吾何用苦口諄諄累數百言而不止乎鄙意正欲不相絶而相戒勵改度庶幾成己德而免世患如斯而已今若公言是吾所爲力陳於左右者不足以相益而適以沮公向善好禮之盛心愧

恨不已然公毋疑我言之太峻切而反躬深思其所以然之故益用力於低平著實地異日當知我意也滉不幸今復不意奉　召命進退維谷近欲扶曳上道病重冒寒不勝憂悶不知行止之終何定也無聊之際對客作書不能一一所不言者當默會耳

答金而精

示諭前書諸說後來追思覺其非是果能覺得甚善甚善今來書辭比之前書之病何啻十去七八雖其間往往猶未免有憤激迫切之餘證

然誠能有味於所舉邵說數三條之意而以騰
養浣五辛方法治療之積以歲月功夫當有見
效也況以無狀持身失當盜竊虛名正來書所
謂僞儒者也而遭時洶洶致誤　聖朝召命之
下不敢不應正騰登途百病遽劇再辭不得而
反有陞秩之　命狼狽至此雖無病不可進況
老病如此安敢冒恥以進乎況既進之後事勢
之難有不可勝言如公所憂者乎官舍淹久最
又非便不得已今來安東地廣興寺上三辭狀
席稾俟　命許否未測懋懋度日奈何奈何讀

書程課如示得之但周易未易讀之書而傳疑書前日草本去年與禹景善諸人一再料理過其間多所更定各謄之本亦或自有異同未會于一而諸人散去今何可徑以寄遠耶況吾不在家誰當搜送耶節要書等無事來到喪祭編本寯兒令驛吏謄寫未知畢否後日問之餘略在別紙大抵心事不好言不究心臨紙忉忉惟冀況晦珍勵

別紙

父在爲母期諸說曾於答去年六月書似頗詳

慈令復有此問何耶以愚所聞周公有此典禮
王益以申心喪之制而朱子從之未聞某代有
不降者惟有唐武曌嘗請於高宗欲令天下母
喪同父喪至大明禮遂有同父喪斬衰三年之
制寧可以亂聖典爲世敎耶 國朝不用明制
最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不知今世何等人乃
違聖典與時王之制出禫服而廬衰絰耶此必
鄕里自好者徑情直行之爲耳公號爲知讀書
好古禮反不能無疑於此常若有不足於聖典
而欲從彼人所爲之意不亦異乎所謂過時不

祭者應指時祭而言耳

別紙

父在爲母降服周公之制得矣而後來又有心喪之制以申孝子之情可謂義之盡仁之至也孝子豈不足於周公之制而欲益之不得益乎今公讀聖賢書粗窺義理之端矣每不足於周公之制似若欲效無知之人出入異服以經情直行者之爲者何耶此理前答已略及之其未之思耶

爲父降母服條謹依誨諭行之但團領玉色

非徒於心未安今當國恤法用純白依此服
白乎重服在身當服淺乎
聞之古者君服在身不敢服私服此禮今雖難
行既當改私服而値國恤服白之時雖不用家
禮之黲而從古禫用白之禮恐不至異常也如
何如何
降服者網巾或以淡黑布製之今從否
恐駭俗
遇四時祭日几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
恐無妨

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塚哭臨此亦止乎或云廬墓非禮哭亦無據

然若上塚則情不自已哭臨何害

晨昏哭塚本爲非禮況輟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

凡題神主職銜字數多則所餘字行書于神主左邊未知獨於孝子旁題書其右旁何如

職銜餘字書神主左旁情未前聞此必以神道尚右以西爲上以東爲下而然也其爲是者得矣亦未可知也大抵此事從前鄙意欲以人左

爲是者亦無的確證據可指爲朱子所定但目
見家禮及大明會典等諸圖皆書人左故恐人
左爲是耳且假令以右爲尊以西爲上其初面
下端先書孝子名者恐或與今人上 御前單
字政院書狀及諸尊處單狀皆於初面下端先
書職銜姓名之意同然未知其必然於公意若
若未信亦當各從所見爲定難以强相同也
外繼祖母繼外姑之服或以國典不載不服
茍如是則曾祖伯叔父以下諸旁親妻皆只
服其初而不服其繼乎

此說甚善能說出禮意有補世教

大祥返魂俗例門外迎奠今以極寒遠程事多有礙欲勿設郊祭直到于家且祥祭姉妹妻皆當參故欲前期一二日奉還何如此於就殯服除者或無妨故敢稟

古不廬墓葬日反哭故無迎奠之事今人率不能免俗留魂山野過三年乃返雖甚無謂然久於外而今返親舊之出郊迎奠亦人情所宜有也且父在為母服期者十三月而祥則宜此日返魂返後居處飲食一依喪禮以終再期而除

凡筵所謂心喪者此也今人又復仍留必至二十五月而後返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公雖好古禮此等節目皆未免俗而依行獨於郊迎之事不循俗禮如何如何但再期之祭以俗例則行於山依古禮則行於堂與其因循而遂遵俗失寧從權宜而反用古禮則前期一二日奉還以行恐爲得之大槩如此其間曲折可否之決在公裁處難以遙度也郊迎堂祭兩項節目或貧家有難兩全者故云難遙度也

題主祝文讀畢懷之之意當哭泣哀遽不卽

焚之故姑以櫝藏俟與畢櫝主後焚之耳
愚恐此處禮意精微不可如此淺看了蓋當此
時死者神魂飄忽無依泊祝一人身任招來懷
附於木主之責神依木主則便有與人相際接
之理故讀畢而懷之以見招來懷附與人相際
接之意聖人制禮求神之道孝子愛親思成之
義其盡於是矣

別紙

外繼祖母繼外姑不可不服來說甚當昔有人
爲人後者欲不服本生繼母之服呂子約移書

只之曰子思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今某氏不爲公所生父之妻守本文不能詳記大意如此其人緦服而服之公之說似得子約之意白子思之子其母被出而死子思此言明白之不當服出母子約引之明非被出雖繼無不服之理以此推之凡繼者恐皆然如來說也

答金而精

示喻讀書甚善甚善從前知公嚮道雖切而讀書之功甚草草爲學多窒礙今能改之如此工

夫豈不大益所論諸條比舊差明白似已有其驗然此亦貴積久積功期以終身之業乃佳正不可朝耕而暮獲也但前二幅及今六幅緣此病困心緒茫茫未及整理而孫行已迫一未修報愧負不淺然亦非獨病故也想應原諒

答金而精

前後枉詢諸說皆非耗蝕心鑑所能獨裁然若遂輟無報則無以見相長之益故敢以鄙意逐段勘訂報去或就來稾尾批寫或畱來稾別紙寫出草亂不堪看眼昏故也大槩看書說理比

舊猶進更須勉力以副所望入都之後亦須守在山之時靜中加工之意終始不渝庶乎其不負平生之志也四七理氣之辯尚不能無疑何耶明彥舊亦疑其說之誤力加排擯近在湖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究始知其非誤因著總說後說二篇來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乃知人眼目旣高不以先入爲主而能超然獨得於昭曠之原如此又其間指說出滉辨語有病處亦中理皆可喜也

別紙

朝議非所敢指點也其考證禮文亦爲詳悉但其解禮之意與去取之決不無可疑其實丘瓊山別有冠別有衰之說爲合古禮蓋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于闋小祥一期之周爲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經而別以加一升練布爲冠於身去負版辟領衰而別以加一升布爲衰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爲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并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檀弓注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舊衰不別製也此

周極文時喪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者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絰等爲之節斯爲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雖亦無別製衰服其益之以練服爲冠之文正是顧名反古因時酌中之制今五禮儀謂練布爲冠所以從文公之制也而　成廟之喪以齊衰爲非禮只改練冠亦得文公之意竊恐後之處此禮一以文公爲法則庶乎其得宜耳其他未敢悉云來喻仍用舊冠亦恐非也

答金而精 丁卯

李宏仲來接得問札審知外除平善不任馳想
病漢諸苦安道孫兒相見必能舉其梗槩令雖
減歇病根盤錯於胷膈未得快去往復多端此際
嚴命又降憂悶如何可言若舉國人情並如
別紙所云則拙者之幸爲如何哉但在此所聞
諸說與示意大異且自家心中亦極有未敢恝
然者以今次　召旨與前日誤加委重之意不
同辭之益難爲說故也玆以恐未免强作一行
爲說然反復思之一入都門事之極難處者多
又慮往還之際或値極熱隆寒如何如何以此

計未時定臨事當籌度以處惟照諒此後未知
公常在城中或往來安山曾知在廬時讀書頗
有頭緖若如是不輟久必有得入城後其能用
功如彼時否書不盡意臨紙惘惘

與金而精別紙

閉門堅坐溫習舊業日有新讀義理漸熟如啖
蔗佳境其味無窮樂亦無窮身在韋布多與名
流往來必有後患愼之愼之

答金而精

縣人來獲覩兩君書細示使行等諸事曲折并

奇明彦書深荷念逮之勤且厚也但所云正二
月間惠書俱已承見大病餘生心事更違日夜
憂惶何暇料理他事以此闕於修報今亦未及
愧負愧負滉初蒙例 召猶之可也至再 命
下益深恐懼每辭自便有非臣子所敢安者不
得不爲扶曳登途計將此綿喘觸熱奔遑已無
得全之望假而保入廐後難處正如所云此間
眞有羝羊觸藩之勢不待揲蓍而知之柰何柰
何韓侍金正何遽作古金必以前病韓以何病
令人慘怛無已慘怛無已時甫久卧漳濱亦甚

向慮李材川驛負而去甚好聞明彥已發龍灣
之行姑不報書餘不具

答金而精

示事是於君極難處之事恨於京外報聞時不
及止之也今欲陳疏自劾若當報聞之初爲之
則稍可旣不爲矣則或因有除官事而爲之亦
似爲可今若無端當 國恤而陳疏云云尤似
不穩當如何如何且今定儀註雖不可曉豈謂
士庶令按朱子答余正甫書論國喪云朝廷州
縣皆三年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

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凉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以此觀之今之儀註似爲過當無降等皆行三年乎又不可因此儀註之未穩而陳疏自有明也量處之

答金而精

都中相從四十餘日如一夢中廣津追別黯然至今去夜發熱無端得汗旋止今午腹中殊不平且承上寒氣甚可畏然大槩無事而歸致仕之願雖不得遂護軍差合義分自此可得潛深伏賁以畢餘生幸甚幸甚餘惟閉門讀書簡交

遂愼談說以副遐戀

答金而精

廣律別後月再圓缺歎懷慘戾有深於恒蒼頭遠來寄信勤悉又因得見諸友書多甚慰且荷遐在都病躓顚危之狀公自知之至廣律終日對語之時已覺有向蘇之意殊不比在都委篤之候公亦得知之否自後日漸有異故幸遂以後得以復禮至今支保無他賴禹昰善平胃煎實對證之良劑故也爲禹君荷意非常而今又得此惠藥精佳可以繼禹藥而療養病軀銘佩

何勝銘佩何勝示及欲奉圉知公意非外作此
語實由中發但時議如彼必不蹔時而止公若
又來相從非但於滉有害在公尤可怕且凡爲
學問只在潛心積功久而不懈自然有得不必
待合堂同席而後爲益也王守仁學術嘗略覰
破未知其行止如何又未知其行止相似處的
在何處耶可懼可懼吳公語因他粗聞之宋宰
閔判有何等語閔判最知滉病之深亦以滉爲
非耶然則他不知滉病者之紛紛何足恠也無
頭緖者謂不待請而歸耶其言皆甚當大抵滉

行止皆未免落在不可之一邊或以爲爲矯[illegible]
以爲山禽皆中混病之語也然豈知在混愚病
之分虛名濫恩前後蹤跡之間有不得不爾者
千且萬耶其詳在與奇明彥書病憊倦甚不得
奉悉於君自可默會也知事得免幸幸朱子書
欲依送上今以　廞衛未下玄宮在家未安來龍
壽寺有日書在溪上兒輩皆不在家未得搜付
來人悵悵後當隨便呈似格物說亦在家且此
本爲答鄭子中而作時未示鄭而先寄君亦未
可亦俟後日餘在別幅向寒珍愛萬萬不具

別紙

時甫爲我之說亦何足輊滉一生困於虛名惟以退身爲義如水必東又自以愚拙無經綸之具未嘗敢攘臂妄作於時事其迹一似於爲我時甫見其迹若此心實非之心非而不言是爲相助匿非之黨安得而不言耶但時甫所云勸留之際說此滉未記得而乃流聞於旣歸之後似有相外之意非所望平生執友之間耳且當其勸留時已不知病拙衷曲所在又旣云邪學復欲勸留以進邪說於　君上何其謀之不審

耶去秋滉歸後不十日金世憲安舜佐以老病
不職罷遞時甫欲使我必留與二人同逐然後
爲正學爲忠臣耶異日若見時甫當語此一笑
而罷今不能屑屑分踈於筆札間也交遊言論
之間昔人所戒在公不無此慮極願知病痛改
但當閉戶看書潛心力行何必紛紛況在京城
中尤不可如此且秋冬有欲來見之意固所深
願然此亦恐致人推請姑勿勇決徐觀時勢來
以後年未晚也

答金而精

春蒼頭來獲書承悉近況佳勝不任欣寫滉以冬來嶺南寒暖異常病軀將攝尤難前患八味元畏其挾熱不敢長服間間服之虛勞痰熱等證伺隙往復惴惴保持方辭前下 召命復蒙遣官賜教誤加奬寵特異尋常震越窘迫勢不得不出於觸寒道斃之計旋蒙 上恩有停待日溫之 旨再生微喘感極涕泣第不知日溫之後又當如何憂惕深深滉若少有分寸精力可復進而從仕去秋何故不顧萬事顚倒退歸耶諸公非不知滉情事困迫如此乃復拈出大

爲揄揚之辭致令 聖朝有此誤擧使側席求
賢之意終於落虛負罪滉身已矣其奈諸公亦
不免欺天何哉滉常恨諸公見滉落井不一引
手救意謂早晩能出我於井中者奇明彦耳今
則大不然非惟不救更推而深入他尙何望耶
此懷鬱鬱無處告訴聊發於君幸勿播也家兄
抱寃九泉十有八年始蒙昭雪生人悲喜兩極
無涯未知地下如何尤深痛傷感祝之至細諭
諸相語皆滉罪所當甘受惟增愧仄而已然若
思得滉歸有甚不得已處則亦可少恕其罪顧

不思耳李二相遺稾監司取去想不久上送矣
南溟與李恒處之如何

別紙

稱號當時據程子論濮王稱號而定不知明彥
舍此當何取而定號耶他有所據則善矣不然
恐不可改也致祭稱號等事非遠外所敢與聞
但以皇字爲皇帝之皇未敢必其爲是也自他
人稱之則可與皇子皇孫之類同議此則皇帝
自稱其本生父母何敢自舉其尊號而加於親
上耶故疑只是美大之義古人尚質此等字通

上下殺之無服之說固無的確可據處只因儀

禮經傳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不服

圖內推類依古嫂叔無服之禮而云也然此則

滉亦酌度之言何敢必乎略在答明彥書中惟

在明彥博考而定之耳然豈有不止期年之理

朱子語類有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

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

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朱子曰哀懼是那箇發

看來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

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

過了今天命圖七情分配四端恐爲不可

蒙示深荷

理有表裏精粗云者表與裏精及粗處皆有理云乎理亦有表裏精粗如氣之粹濁物之皮骨之類而言乎理本淨潔則表也粗也亦理之用而所謂貫乎指誨幸甚幸甚

表裏精粗前說近是只以雙峯饒氏說深思而得之可也後說非是

答金而精 戊辰

春夏來累承惠書以心迹乖舛無言說可答朋

友故多未奉報今又獲見四月二十一日書貴
意勤悉兼寄山藥丸一器可扶救病身無任感
佩之至滉初既有虛名上欺之罪今未見積誠
感天之效誤加除命抵死辭避俞音尚閟近緣
虛憊益甚濕氣侵襲趄 召之計未由勇決復
修一狀達上日夕惕息以俟還收之 命而已
示諭四五條事眞杜少陵所謂憂端齊終南澒
洞不可輟者也柰何柰何然滉之所難不可謂
緣此也尤以一身分義有極難堪著跋欲堅守
區區本志而天高莫攀人不肯敎恐事勢之極

終至拔猖也盧公言非吾志此言亦似有不得
不然者吾亦已料之矣就中不應舉事當稟嚴
親之命而處之非他人所能與也但公自不力
做舉業工夫其就試與不就試無甚關事惟恐
幷與這邊緊急工夫而廢之則最不可而大可
憂耳示欲來相訪雖願一見洗鬱第時勢有不
便者如何如何不如姑勿遠來俟看時勢稍可
而後圖相見之爲善也
疏中所云事非獨公言他亦有言豈公之過耶
南君不須爲未安吾跡甚合其言吾得其言深

有警省處爲益不少奇大司成屢寄書來未得修報今承傳寄存問甚愧甚愧

別紙

從祀 寒暄 一蠹 靜菴 晦齋 事大槩如來喻然莫大之事儒生等輕易上請已爲不可吾等輕易定取舍判優劣亦豈可易爲乎姑置勿論可也

答金而精

夜候如前天高露冷秋思難禁小劄以客煩寫遲今刻始畢上院未知今及入 啓與否得請與未又安可預料盆竹鮮翠可愛深荷

與金而精

前云報聞事竟作如何出場耶此亦殊非好消息不知君何以自處凡人子之養生送死欲極其情盡其道而已率乃以是得名豈所安乎然國中以孝登名者未必皆得官是未可預定也假使有除授恐不當上章乞辭也所以謂不當者今世大官有辭免只爲文具初非實辭亦無有因辭聽許之例小官則並與例辭而無之如獨出衆而爲之非徒無益於辭職必有好名犯分之謗有無限不好事不如不爲之爲愈也況

爲親當仕則其辭也非實若不欲仕則微官之除豈必辭而後不就耶

答金而精 己巳

四宿追隨別於大灘所謂千里送人終成一别悵想之懷不須云云安道書云八日未暮下抵東湖何其疾行如是耶滉九日 以後風雨作患濕浮之萌甚可畏不得已出陸於忠州自是無事得返陶舍可謂粗幸但溪莊疫氣未殄初到一番人事煩撓心神頗未安定數日來漸入佳境耳效論事時情如此亦出於平日相知相愛

之人之口不知此何等意思義理耶殊爲訝歎所謂人或疑之者不知以何爲疑耶愚言非可疑但有所未盡處耳殿拳如此猶爲小幸他不能云明彦所詠盆梅絶句和寄明彦他日或可見也旣還回思在彼時之事正如一塲春夢之煩不知當日何以經過耶惟冀深自韜嘿勉暇看書以義理澆灌心胷庶不至大段作壞了也

答金而精

拙蹤已投山居無復他念省愆追咎日以懍懍朝事固不當與聞然於領相求退一事深有憂

嘆若終欲不出柰國事何殿事亦不可說也柰何柰何其他云云豈有如此之言如此之事乎公之所聞或不端的而然也皆為大憫天變今始聞之甚駭愕末如之何朝報政目求送甚荷甚荷餘在兒行不具

山中春事已闌衆綠紛敷景物無時不佳但無與共之耳宋鄭同坐之言似會人意而病無之言太不近實為可恠也大抵慎言晦藏為公深祝

答金而精

連得兩書兼朝報略聞一二感荷憂惋不可勝
諭滉粗遣中不免小小疾恙之往復亦衰喘者
之常事不足爲恠就中曾來十圖中六圖校考
還封送審見招授李明光使依此修改爲佳如
此校出同異遠以寄示深幸深幸未來者亦望
如是爲懇但今更細看圖之長廣似太大其於
作帖作冊披閱看玩皆未穩便追悔不小然今
已盡刻勢難及改柰何柰何
毀議凡事近日如何而定深以憂煎

答金而精

去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書踵至承悉侍奉安慶
夙夜效職深慰寄示兩劄及他事尤以荷感寯
兒見困於主隣不得不移以避之復恐吾父子
前後有失於彼輩而然頗以爲愧滉衰憊日甚
只以反素安分深有味於杜子美用拙存吾道
幽居近物情之語耳許公如此甚可惜然不以
人言而改圖乃其性也君雖往見何益餘議如
此則他日之事固可慮然亦無如之何蔡君疏
中云云今亦已無及矣不須問其意如何而君
亦不須輕以語人人也示及心統中圖智禮字

位置奇承旨之言果有理但病昏忘記不審下
圖位置作如何耶草本不來於此難以遙度須
以別紙所寫更禀於奇承旨速以示及爲望小
印札不合於作啓人言亦當幷以告奇令公而
刋去之爲佳餘惟珍晦萬重不宣

別紙

河圖洛書　南　北　先後天圖方位

東

太極圖

陰靜右

陽動左

右凡圖書之方位皆以左爲陽右爲陰是自北爲主而觀者亦由北從主而觀之圖與人無賓主之分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當如此前心統性情圖倣此而作之故仁左義右之位置如是分之以此言之智當下而居北禮當上而居南今乃倒置固當改矣但更思之河洛先後等圖

主明消長循環之理而已太極圖主言命物之道在左陽右陰之交運而無系於南北上下之如何所以如是分方位可也此圖上面是心靜未發之時下面是性發爲情之次禮者發用亨嘉之會而反居未發之地智者斂藏機緘之妙而顧處發用之次無乃兩失其當乎故今欲變其位置向背以圖爲主在北而觀者爲賓在南自賓而向主自南而觀北則圖之上面爲北爲智下面爲南爲禮圖之左即觀者之右爲東爲仁圖之右卽觀者之左爲西爲義此非仁義禮

智本位之有互易由觀者之向背有變而四者
位置亦隨變耳然則上智下禮仍前而仁左義
右當互換矣又不獨仁義爲然虛靈知覺亦當
依此互易而下圖之有異於此者一一勘此而
像改之乃爲得之試以是質之存齋如無異辭
卽當刋改或有異同卽細報來仍須勿遽幸甚
此義曾於天命圖說已說破矣當作此圖時昏
不能致察而有此誤今改此圖則曾進入 御屛
圖本不可不一體修改惶恐惶恐此亦在奇代
言善處曲折幷圖議以示十圖形制太大太廣

不便於作帖展玩然今已盡刻應難改作雖恨
柰何况當此多言之際尤爲勢難乎

與金而精

心統性情中圖改處之說近修小簡于君令白
奇承旨而改之矣今更細思若如前說則仁義
虛靈知覺六字皆改之下圖四字亦改之殊爲
多事非但此也智雖斂藏機緘之妙亦與仁禮
義三者更相發而爲四端雖居下而當性發爲
情之次亦何不可乎故今當依明彦之說只改
換中圖智禮兩字而已其他皆不改爲佳前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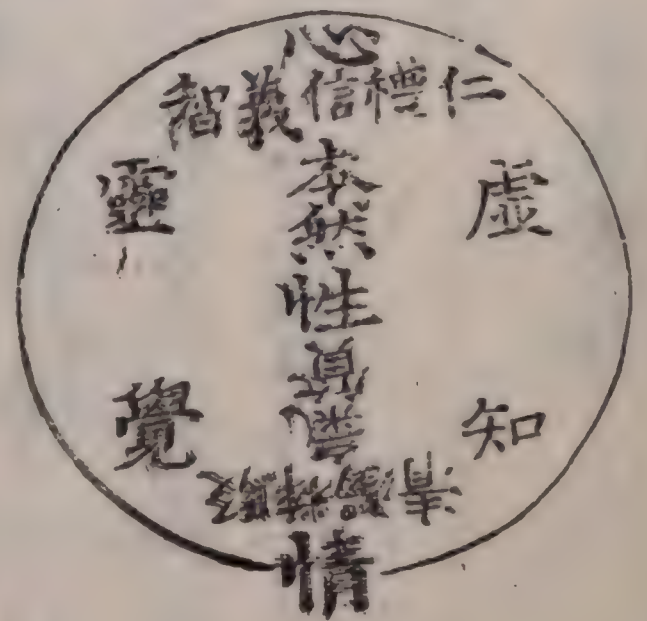
修送于徐敬差崦之行徐君受簡後久留安東今來見訪于陶山其間更覺前簡之說不必爲然故改作此簡亦付敬差之行諒照其前簡則不必示明彥亦佳

別紙

舊中圖

舊下圖
心
智義信禮仁
靈
虛
本然
性
覺
知
情
今改中圖
心
虛
靈
智
仁
性
知
覺
情

今改下圖

心
仁禮信義智
虛 知
靈 覺
本然性
氣質
情

心統性情中下二圖改作說

河圖洛書太極圖皆以人左右爲圖左右人自北向南而看圖故圖左爲陽右爲陰理勢宜然舊圖向背依此而定固無不可但如此則人與圖不分賓主將圖作己心看其於性情上下之

際禮智向背之勢有少未穩不若以圖擬作一人心此人爲立在北向南觀者爲賓在南向北而對看賓之右卽主之左是爲東爲仁賓之左卽主之右是爲西爲義其上爲北爲智其下爲南爲禮虛靈知覺四字亦視此而左右互易占言下圖四字及仁智清駁左右之易倣此蓋其實非方位之易由圖與觀者分主賓而有此異耳然所改止於圈內之方位向背而已其他並無改動也

答金而精

李觀察伯春傳到惠答書審知近日佳信

良多但氷司情弊浩劇如許何以堪支然換他

之計未必可遂而徒召毁謗或以成罪未可知

不如忍而過了之爲得也滉與李生山居累月

近因事入溪上遂以年例有避畱不出矣但恒

雨作災麥兎已甚百穀皆告病民生嗷嗷病骨

調養極難羸憊尤甚可嘆兒子爲主家所辱其

事情果若爲然至於懲治固不可爲也十圖前

來者已校送于安道矣今來六張内未校者二

張畢校并曾校重來者四張不再校同封還寄

去領取施行但劄子最末一張今尚未來何耶如是續續往復每至纔退可恨就中人之譏詆此圖亦何足恠亦何足恨但俟知者知之耳惟是 聖意或未至於深味實驗之前訾詆之說先入終歸於無益補衰之萬一此甚慨恨而已君若聞人詆毁亦當聞若不聞平心以過之切勿與之爭辨是非以致益生紛紛也別幅極荷開諭然不能一一奉答也大抵今此事端終必不止於此於君亦甚可慮千萬愼嘿遜晦

別紙

奇明彦勇決歸計甚喜甚喜近因柳參判景深之來寄來碣銘謝狀修送即爲傳之若已去國須尋可信人歸寄送湖南至望至望此人之去似無速返之期拙者衰病日深恐難於再見思之至此不覺隕涕

答金而精

八月十四日書來滿紙縷縷具悉甚慰知以監刈草亂代人受差入鴨島此大招人謗之本不知終何如耶計其日期今似可還都下毀謗雖多我無指摘之事則終自息矣往者盧寡悔一

絕實藥石之言次韻呈納笑覽何如十圖刊畢
即蒙印出至粧帖寄惠感幸不勝爲喩書院及
趙李處寄本中庸一冊並即傳致早晩必有謝
書矣其小樣板私刻事雖非大段害事但當此
爻象不好之日急急作此事尤恐惹起人指目
恠怒不如姑停以待風色稍定看如何處之之
爲善也聞許太輝寄此圖一件於李伯春監司
將刊行於此道亦以欲改作小樣圖爲辭已囑
伯春而停之矣況跋文本非所急而在渠則尤
不可潤色君文以招人識笑也　文昭殿事一不

至大失大禮已完甚幸且慶他尚何問耶但未審尊奉事今如何議處然　聖意必不至誤入恐下自無紛紜之患耳陛辭日對辭政院日記雖非史草之比然自混而言謄來入眼殊爲未安又豈可改誤云乎大槩不甚疎漏乃倉卒間善筆也其冊子恐犯人眼故兒子去時附送爲意善爲收藏勿示人也至如謗說嶺海之云更愼毋多談若在微官我伏田野故也示喩江樓對月見思可知極有佳趣近在山房每夜起見月色皎然山川如王亦有望美人兮天一方之

想然此豈易爲人道哉惟冀珍愛李生之還草
草不宣
答金而精 庚午
十圖小樣蒙許草示幸甚幸甚默觀時人意嚮
於此等事頓異於前日道内刋刻事似無必成
之意然得新樣小本而善藏之豈無後世之楊
子雲耶故欲得之耳深衣已製否暮春間要道
來時付之爲佳官冗廢學固可慮然乘其少暇
卽尋書册日以義理澆灌栽培庶幾胷中不至
茅塞爲佳閒陪赦欲來雖有相見之願又恐不

樂者指作非議事適不遂柰何柰何題畫及武
夷叙詩感興詩等送呈其中有要寫銘箴者然
銘箴多少不齊以爲屛書必參差不一此詩八
首皆取六韻者書之旣得整齊其言之淵妙警
切又有甚於諸箴銘不知於意云何成君先德
文字極不敢當而彼懇難拒又不可終匿乃以
寄去但近辭朝貴碣文四五家聞此則必大怒
深深恐恐姑愼勿播君須曲囑幸甚幸甚

答金而精

今見安道書知君好在深喜就中小樸十圖禹

景善遭喪必不得成今因金士純書知君欲作之其能然耶其中心學圖第七仁說圖第八後來細思仁說圖當次於心統性情圖居第七心學圖又次之爲第八乃爲穩當李校理叔獻書來亦欲如此相換其言適合吾意今於小樣圖依此換作但改換七八兩字而已固不難也奇明彥書問深衣製造與否素所願也製造事傳白爲坐歸人立俟不能一一

第七心學圖爲八

第八仁說圖爲七

細札之存何以有妨於作屛看耶此獨君之意耶抑諸公皆以爲然耶若皆以爲然則去之恐無難也

答金而精

李咸亨奴來得書今又安道等來承書及深衣幅巾大帶梅竹盆等且見別紙所云山居岑寂之中殊極慰豁但安道纔到奉化今朝始送書封等物深衣時未試著亦未詳其制之如何耳滉衰憊日甚身夜口舌焦乾或少飲酒則尤甚似是胃熱所致慮慮近復上箋乞休致伏想今

已上達未知厥終如何當此多釁之時頻煩請乞極知未安然此非他事之比不容中止要以得請爲期故如是爲之物論必以爲非矣奈何明彦家屬不知已下南否明彦歸後能自適讀書云可喜餘在別幅惟珍毖晦嘿倍萬倍萬

別紙

十圖取恠於人勢亦宜然更不掛人口則爲幸大矣小㨾圖既已作之畢寫送來不妨但韓準氏無乃不肯寫與耶觀其意不樂則千萬勿強囑之爲可星州開刊事吾意不欲爲之今聞金

明一有不好消息不勝驚怛但傳聞未可必信
故金士純處不修弔耳如見爲告之兩相呈寫
着末略知之然白公之言未知何意耳新奇景
如所示但時事如此後生不度時宜遠來相尋
此最害事頃者京生四五人相繼而至不得已
牢拒其四人則已去其中一人無奴馬姑未推
送憫憫之際又聞柳生之來尤憫彼雖妄意欲
來公何不力沮止之乃反指導而送之以增我
憂罪耶其來必欲拒之但前拒之人皆懷大慍
而去云此尤深不好柰何柰何禹景善又遭生

毋喪云其然耶趙穆事吾之初意彼以爲老親故辭遠處實職而求近地假職正與程林隱爲親老辭朝職而請其郡博士以歸之意同非如冗賤之人求校官糊口之類故言之豈料銓曹意反比於彼類而斥之不聽耶甚悔發言之輕也今對梅竹宛若見君古云覩物思人其此之謂歟

答金而精

滉再承 下旨驚懼逾前罔措柰何他無可爲但於祗受書狀內陳乞休致而去不知如何是

當又上箋恐或因發他虞然舍此無他策也俱
煩洽藥欲恵二黃元咸荷則深但李生國弼又
必欲來他人容有不知我事者與李生最先知
我有此惘也何故彼欲來而君不禁又勸使來
耶來則峻辭還去者已七八人君等豈不聞之
乃更如是欲載禍相餉何耶不勝憂㤭旱災此
中亦然民多流殍慘不忍聞亦恐自家同受害
也胡釁梟信則國將如何惘惘奇君取家眷下
去爲久退計事當如此而大司成之除可慮然
不來必無他慮況在其任時顯被大臣論啓而

復來就職豈可乎哉得見其書深深慰慰隨後答書爲意

答金而精

李裴彥奴來得奉惠書縷縷具悉因知近有殺告之由然此乃官途之常事況其司故風必以陵折人爲尚雖文官三四品人猶爲不饒其肯饒各司微官乎吾嘗觀可徵之爲人似非妄肆麤暴人也但曾聞貴司下人推還時已與彼司相忤無乃彼司胥吏輩因事圖報惹起釁端可依則循故風而爲之愼勿見於外爲佳況狼狽

至此然乞致一事不可中止擬欲更上箋草本
已具欲少聞見時論而上之遲遲之際伏承
下旨有調理二字姑以目前緩退爲幸而上箋
亦姑停止耳但白公疏言太無意使人駭惑喪
神無地容措柰何柰何大抵今之欲援進我者
無異於落井下石納之罪網之中矣然則鄭子
精採我之力感幸何極來書謂於我安有如所
憂之事乎此乃不能遠慮之言吾不信也焦乾
證依舊今蒙力圖劑惠對證之藥佩荷萬萬棐
彥欲來已久加以君意如此吾豈不知兩君之

意但時事如彼物論多端其間不相樂者競伺
間隙不知駭機之發在何日何事故每欲閉門
自守以息毀謗後生遠來者率皆懇諭還送何
獨於棐彥不然故前日云云今幸有故且知我
意而停來然如此遠路裹粮送奴亦豈易事此
亦君所當勸止而不止者也具吳鄭三書極荷
留意取送之勤也子精處謝簡爲致望望具吳
二君隨後奉答如見爲傳之小圖韓公欲書甚
幸其心統圖中下圖改處曾已奉告及見印本
尚未改故金誠一正字如京時改作圖樣及小

說言所以不可不改之意者幷一書封付寄呈
金行近當入京須留心依改爲佳然謂當改於
小樣圖及君所藏本而已若館本之改已不及
於前日大學圖改之之時今豈可煩數 啓請
追改乎此則今日事勢不可之最大者也旣改
小圖內則後日豈無隨宜請改之時乎今則切
不可爲也

別紙

從祀事儒生等前日輕發而不得已爲不當如
崔聃齡輩似已知其不可輕擧何故今復如此

此事最不可輕者何也一舉而後人若有他議則於其人所關非輕故也近看東文選崔孤雲乃全身是倿佛之人濫厠祀列彼其神豈敢受享乎如此則不如初不入之爲有光也今四賢非有如此之累然一時四人從祀恐不免有後議議得之得失不暇云云也晦齋勝靜菴之言亦毋出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風後世則靜菴爲優若以李爲優人心不服

與金而精

酷熱水役正煩官况如何渴雖得調理之 命

未釋擔負日夕憂惶來月間復有所懇恐不得免也就中十圖當改處金誠一持去書及李國弼奴持書已言之今復審見則進圖劄子之子細大皆作字字此雖今俗例作字字其實作子爲是今不可不改也初未詳細以至多有追改至爲未安柰何柰何

答金而精

乞致事所示甚當滉亦慮及於此故箋已具草遲疑不敢上矣然何可遂罷來月間又欲上送未知何如憂鬱萬端於公於私所言各異云此

尤可畏之機不知吾之事終何所定乎可恠可嘆近日眼疾屢發作書甚艱奇大司成書未及答報李叔獻書亦然皆俟後便

別紙

幅巾

從朱子大全本傳而製出當額幅子奇明彥使反向裏而今考本文幅子向外制度吾所未解今未敢有議於其間且其制殊似駭俗不可戴且以所云程子冠代之但未知程冠合制否耳

深衣

依下送畫寸紙樣而造指尺以製之若裳不及踝即衣裳合縫改綴令裳稍長何如幅廣不準尺故袂加一幅以爲袪而反屈及肘爲準

試著數日其長恰然及踝不待改綴而稱身可知指尺爲不虛也

方領

或疑方領無其制魏氏曰衣必有領而後緣可施信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

謂袷二寸者果何物也況家禮本文旣有方
領又有黑緣其爲二物明矣家禮領緣用二
寸袂口裳邊用一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
藻袷二寸緣廣一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
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
領也否則是袷爲虛設矣云云奇明彦於深
衣領緣專以魏說而製之又裳下際裏面不
爲緣此得其本義乎家禮本文黑緣領表裏
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云者衣裳
上下緣用分別之制似乎明白而魏氏謂領

亦用寸半與裳袂同此恐非朱子制法服之本意而少露領之文禮書不出故今制深衣專用家禮而裳下際裏面幷爲緣耳未知合䂓與否

魏氏引禮文領亦用寸半俾少露領今詳玉藻果不分領與裳袂則雖用魏說未爲不可然今所製乃家禮本文雖不露領固亦無妨矣魏氏所斥或人衣領裁入三寸以爲領之說實爲無稽別用布一條作領斯爲得之裳下際裏面幷緣如家禮亦然但家禮大帶下復以五采條約

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今欲爲此不知條制當
何如奇明彥不言其制耶
今考向畱時山正深衣別集用丘氏儀節衣六
幅裳六幅故左右有襟其綴裳之法全與家禮
不同矣滉常疑家禮及大全書深衣圖裳前後
各六幅前則以左揜右疊六爲三以當後仍六
幅之廣其形制相侔不相應故丘氏之法宜若
可用今所裁製不用丘說只依家禮衣身四幅
裳十二幅之制其前後廣狹亦不相侔便於著
用所以然者其前六幅自分左右在兩旁不以

相拚故也然則衣四裳十二非誤乃作圖者誤
爲相拚以應曲袷之說耳
用丘制則宜於曲袷而似嫌於太鑿爲新制今
依家禮自爲得體但於曲袷微有未恰耳

別紙

前示欲辭官事鄙意不必辭云云者以上有老
親一也微官祿隱古人亦爲之二也所云受辱
本其司故風非於公特發之事三也但公只知
當官盡職之爲善不顧微官之體難得事事如
意剛銳太甚內自諸供外及位田人口等事減

削推奪動輒觸犯其爲衆怒羣猜積毁銷骨銜
鋒發毒亦何足恠乎公若慮此而必欲辭退老
親亦知如此而不至堅禁則辭退何害貧不爲
親仕古固多有之然其間事勢之當否非他人
遠處所能遙度須十分審處毋輕爲後悔也
擧朝論請事曾知諸公有此議久矣固至美極
好之意若　聖意洞照而快從何慶如斯但未
知其終如何結末耳公爲微官我在遠外何敢
有議於其間徒增悚仰乙巳忠賢玉石俱焚固
爲寃痛之甚但尹任凶謀虛實實未分明知之

故削勲之事或稱重難則果有之矣當速削勲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云耶然此亦但告於君耳不可傳播於時人也宗親疏觸諱事竟尋寢遲之感此則聖德如天可爲太平萬歲之實矣成聽松碣銘用不用間今當送之人忙成渾處未及偕書後有便人當送之耳燈下眼昏書不成字可笑

答金而精

滉未遂休致一日不自安欲復控乞箋文已具欲付此人而朝中方有大論冒呈極爲非便故

姑停憫憫奈何率百官事不知竟如何雖在山
野不勝憂惶之至明彥祭酒之除雖久闕員國
不可上來日久則自有朝廷處置但赴　京之
命非他泛除之比請辭似難果若人言不知明
彥何以處之混亦難爲之謀也今送答書付其
家傳致爲望然書中亦不能決言其上來當否
矣成君先公碣文序末云云處已依其所示改
之今欲送之及觀今來渠書又力言其先志本
無明括保身之意其不仕也只爲多病不出與
世無關而禍患自不及爾云云於是又從而文

內改鳳飛不下等數句既而反覆看讀銘中主
多帶此一箇意思如所云往在前朝多士生國
一節及一網冥鴻濁清淵襲等語皆爲成君大
厭之語在所當改而時未得可改之意且思意
自古高隱之士意思本皆如此若只因病不出
與世無關而可得高隱之名則世之高隱之士
豈鮮得而可貴乎若盡去此等語爲平平病不
出之意則又恐先生之蘊不止於是以此兩端
疑惑不定姑且收藏篋中徐更思之終不能可
改則當請成君更求于他人而用之爲計惟照

眼疾艱草不復縷縷

性情圖信無端追書處前所呈太草草故改書而送請勿用前送而用此書之爲望心圖信之端疑說柳根不傳今始聞之果似未穩當更思之李咸亨上來乎所云程子說何說耶咸亨時未報來耳多改圖無妨但此圖則以已進 御覽請改爲難故前日云云耳

別紙

諸人所憂亦豈有辭不得而強起如戊辰之妄出而受之乎只是爲人臣而被受 王命者下

華門一紙辭謝偃仰不赴一度再度猶不可況
於往復紛然無有了期天下之未安更有如此
者乎君之以過憂責我雖似爲當亦出於不思
之故也

與金而精

縣邸人齎去書領見否前來書有因公欲來南
之意雖甚企望又恐必有去年防　啓之事其必
以是未遂所願耶可恨柰何近間無來人未聞
京信雖聞得朝報數幅率皆疎略未知乙巳之
爭竟如何耶似聞尚無　允許之望而朝論略

無回意其然耶其不然耶慮萬不已奇明彥上䟽辭職顯言其事云此亦似出於不得已也然自此其勢益分竟作如何結末可憂千端其䟽可得見耶滉寄彼書邸人齎去未知傳否如何若未也須速圖傳是望滉以朝有大爭論上箋乞休似爲非便箋不得上鬱鬱度日日望事畢而上之爲計此中大雨連朔焦餘殘穀腐損殆盡凶甚於去歲舉有塡壑之憂號怨嗷嗷不忍睹聞柰何流聞　靖陵寢園水入太近其然否不知何以處之安道奴以亡兒挈歸事進去安

道緣勢難不得自往想又不得無煩於左右之指揮悲恐塡膺無以爲喻權德原失祿久於京艱窘極多於此等小事亦似難了尤深未安餘懷未悉惟珍重

答金而精

頃又得具直講齋來書備審好在向深欣慰滉雖無別恙一向衰耗虛劣秋末驟寒調攝甚難江舍高凜不可居近將龜縮溪莊以爲過冬之計因示喻知獲免重地　天恩罔極罔極聞之率百官停退後兩司辭職云不知其未如何遂

想今已有了畢之　命假使未畢浼之請休不可不爲故乞致仕箋一道又書狀一道託裴學正上送其中力陳兼職提調等事不知能上格天聽與否不勝憂鬱之至所云某與某獨無爭踈人言固當但彼與我非同議而如此所處之地時義適然所謂不謀而同也柰何

答金而精

近奉縣人奉來書得審履度康勝深用慰釋朝爭凡事示及詳悉感荷感荷其勢之難至於此極憂恐萬端不知拜表時臺諫何以處之無乃

賴此而有結末耶滉上送箋狀今已二十二日
尚未承 命未知何故亦甚慮仰非不知無一
言之未安當時變故罪狀多所未詳身在遠外
未知朝議而妄言上達或與時議不同則反有
所害故不得强爲之物論歸咎云奈何奈何詮
聞吳二相歸後乞致仕已蒙 允許然則滉亦
同此例蒙 允而銓曹不坐不以時奉行故致
此遲遲也兒婦患腫久未膿熟尚未針治又聞
孫婦病甚彼此憂念不可勝云衰極昏耗不能
自强於素業金子昂目見而去耳物格無極等

改說草本子昂持去示禹景善於彼取覩則庶知滉不至終迷也明彥處附鄕人歸務安者已寄改草矣　賜書及耳掩惶感無已聽松碣文事詳別紙須曲照善圖懇望滉非以不用己意屢欲改之爲嫌而請還也爲百世名賢而作傳後之文不得其實而妄爲浮誕之語恐得罪於後之秉筆人是懼千萬毋忽

物格之釋

今因明彥引證理到諸說參考大學或問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一段見補亡章

或問小註朱子說而細思之始悟理到之言

爲不可今當從明彥說

無極之釋

此亦鄙釋有見未盡處亦因所示明彥說徧考諸儒說如黃勉齋饒雙峯已說破分明始知混不深考而費妄說之非近又得李養中書論此段十分明快當從其說爲是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退
十七